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兩漢筆記卷四至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謄錄貢生臣趙希濬

兩漢筆記卷四

宋 錢時 撰

武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

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武帝即位而首訪大道之要仲舒對策而首以學問為言此三代而下君臣相問答者所未有也豈不美哉雖然真知所以為學問則大道之要在是矣夫道者無方無體無所不至無所不通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天地萬物同出於道範圍發育無非此道之變化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所以別長幼之所以序朋友

之所以信日用常行起居食息皆此道也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仲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其以成象者而言乎抑以理言乎以理而言天即道道即天何原何出之可别也以成象者而言則天特範圍中之一物耳謂之大原尤不可也然則斯道之大果有要乎曰在乎心人心之良本無非道感物而動意蔽情昏始日用而不知終冥迷顛倒而不自反是故不可以無學焉學而不問則疑無與決窒無與通

邪正無與分真偽無與辨雖學猶不學也故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曰學曰問兩不偏廢則本心日明六通四闢矣知此謂之智得此謂之德全此謂之仁宜此謂之義履此謂之禮樂此謂之樂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兢兢業業者兢業乎此也無怠無荒者無怠荒乎此也於穆不已者不已乎此也夙夜罔或不勤者勤乎此也曰為之不厭曰自彊不息者不厭不息乎此也是勉也非可

彊也一有彊勉之意即有時而作輟非不厭不息之運也順此則為治逆此則為亂順此則為吉逆此則為凶順此則為安為存逆此則為危為亡所貴於大學者以此教也所貴於守令者以此師帥也所貴於更化者以此躬行於上而天下自丕變也故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感化之妙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

以敬順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上以實感下以實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非徒區區革一弊新一政而謂之更化也唐相楊綰而減騶徹樂者聳然於制下之日豈待告語而復從事哉自然之應不可彊也仲舒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是特指事物為仁義以玉帛鐘鼓為禮樂而實未嘗知此心之即道也苟不明道而求先王於形迹之末則後世玉田可以為

三代而舞韶箾者即得謂之舜矣武帝好大喜夸氣
象已見於發策之初仲舒但云學問而不明其所以
學問之旨使之斂華就實反求諸心而力行之徒佐
其上嘉下樂之鋒而大道之要終茫然迷眩無所歸
宿愚是以不能忘言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
陵王臧為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
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

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改歷服色事

愚每愛申公力行何如之語與汲黯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言切中武帝之病使其能受則所履皆實地所進皆實德所行皆實用豈易量哉惜乎趨向不投竟成落落雖有金丹大藥無救護疾忌醫者之死是

可歎也因觀武帝天姿過齊宣王遠甚孟子之啓迪之也皆隨其所好而利導之是以雖未能用而亦不遽至於扞格英鋭之主方虛驕侈大安能遽聽霜降水涸之言要當委曲隨順啓諭庶可漸漬而入犯其所忌直發不顧一與之背遂難再合此亦進言者所當戒云

二年太皇竇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宫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

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後世儒學每不能勝異端非異端之勝也為儒者之無以勝也孟子在戰國固以王政為主而未嘗不以轉移心術為先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萬世不易之要旨矣今也名為儒學而根底工夫實無以轉移人主之心乃急急從事於外為觀美考其行又不能無可議一旦取敗身且不保尚何望其

引君於當道哉異端者乃不然不為經世之規模而專以清修為事實一受其病深入膏肓死不可奪無他其所學雖不正而所用力者亦曰在心故也武帝即位之初以儒術取士曾未數月不特興為之事皆廢而人且獄死咸謂太后好黄老實害之不知臧綰固自取也然則儒者之學果不足以勝異端歟

三年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

其後畢者寵用之莊助最先進後又得吴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吴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焉

每疑文帝愛賈誼辭博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及請立漢制更秦法則譏遻未遑一聞大臣年少初學擅權紛亂之語即疎之不用其議出為長沙王傅而遂不留夫立漢制更秦法以為未遑固若不滿人意

然嗣位之初輕俊之言一售使紛更變亂之門由是而起則文帝殆不為無見也是故雖愛其才而終不用其議雖超遷之使之貴而終不使之得以間大臣夫大臣古之所謂百揆四岳上與天子坐而論道而下則表帥羣工百辟者也伊尹咸有一德謂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其人者一德之人也庶官則凡賢材皆可任至若左右大臣則斷非一德不可如不可用寧不用耳安有崇獎輕俊環列左右尚辭辨以相

折屈此其舉措視文帝何如哉雖然此亦大臣非其人之明驗也非大臣之罪也武帝不知大臣之為重而所用者不惟其人也亦非不惟其人也武帝少年之氣與輕俊者之心合而不知有大臣也自時厥後侈心日肆長駕遠馭天下騷然文景數十年之元氣耗竭殆盡皆此曹實從臾之史氏謂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果然乎否也

是歲上始為微行

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故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武帝者豈特為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而已哉萬乘之國尊詭名夜出馳騖禾稼而民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投宿逆旅而主人翁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乍居天位不自愛重侈心狂縱身幾不保何貴於天下之表儀也向使賢人君子在其左右有師保正

救之德必不至是可以為萬世戒矣

六年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而史謂權移主上此有

以見漢之相權甚輕而吏皆天子自除明矣夫冡宰掌建邦之六典於百官無所不統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正其職也安有天子而下與之爭除吏者舜禹宅百揆皆四岳所薦丞相薦人至二千石又足為異乎由是而論非相之不可以除吏除吏而以之為市者非相耳因觀建元二年冬十月武帝年末弱冠田蚡迎淮南王安霸上遽作不順語安大喜遂厚遺金錢財物卒啓賊心以成元狩之變此責主之姦也以天

子為市而且不恤又奚暇論除吏之可不可哉

時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黙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夫心不

可以存亡言也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人皆有之非由外鑠雖甚晦蝕未有不存者但日用而不知耳欲不可有也又烏可以寡言也纖毫意念即昏即差謂之寡欲則是不能無矣則是雖不能無而亦不為心害是奚可乎孟子之言殆為誘進初學而發也一無所累靈明湛然此心即仁此心即義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非此心之妙用安有内多欲而仁義可以外施者内多欲則施於外者之非仁義明矣黯固未為其

知仁義也學黄老言亦知多欲之害心故有是語然鍼砭武帝之膏肓則大矣因覯黯之為人風節凛凛不可撓如秋霜夏日可為漢臣第一流向使得聖人為之依歸學吾儒之所謂學則其所到豈易量哉如許美質未免溺於黄老公孫弘之徒乃以儒稱於世而黯且未免有毁儒之名儒不可毁也殆詆斥公孫弘耳後世皇極不建聖道不明學者無所師資往往高明英特之士鮮有不淪於異端者不特一汲黯而

已是可歎也

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虜必破之道也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

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有德以懷之有信義以服之耳漢與匈奴和親固已大繆安有許之未幾遂乘其親信而誘致之而設伏以襲擊之者是捐子女為餌行險以徼幸也市井狙詐之徒猶或知恥曾謂堂堂中國而忍為之乎小人不顧大體挑釁誤國大抵

若是言之可為哀痛自時厥後四十年間匈奴入上谷鴈門者各四入代定襄者各三入漁陽五原者各二入遼西上郡右北平者各一凡内事外歲尋干戈海内蕭然户口減半恢實啓之也或曰由此遂絶和親似未為失曰必欲絶之豈無其道而因之以為餌是奚可也

五年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

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

居長門宮

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奇服怪民不入宮

先王防患之意微矣大抵邪術左道惟婦人最為易

惑妖巫幻婦一入於内未有不為其所變亂者雖閭

巷士庶以至公卿大夫之家皆當嚴之況天子宮禁

乎楚服之事可以監矣而他時復有祭木人度厄者

入之而卒以稔成巫蠱之禍此皆武帝自信妖妄有

以致之也可不戒哉

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偃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

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刁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東方朔以詼諧侍左右而侃侃之論如此良可喜也武帝才高而過失最多一時進用往往皆快心逞意之徒務投所好以相從諛鮮有正救之者茍正救之

亦自能聽向使在廷隨事納忠皆如斯言之侃侃則
武帝必不至於已甚每見東甌告急聶壹設詐可否
兩端初不自決非莊助王恢啓其端萌而鼓其狂念
安有後日窮征遠討之禍哉類而推之可為浩歎者
多矣愚是以有感於朔而重為武帝惜云

元朔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
始弘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
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

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毁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内史上從之

内君子而外小人是君子小人皆得位也故泰内小人而外君子是小人君子皆失位也故否一相當國而使君子不容於内則時事可知矣邪正不並立是非難兩存小人之情惟恐君子之不利於已也而厄

之百方而擠之是故屏遠竄逐使人主終身不見其面然後惟吾所為無不可者豈容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哉武帝之有汲黯董和如麒麟鳳凰真希世之瑞公孫弘為丞相方開東閣以延賢人而首以危機中之不知所延者果何賢乎史氏謂其意忌報隙愚謂雖無隙弘亦不容也

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

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大抵端方之士足以使人敬而每難於使人親無他不能隨狥相媚悦故也武帝放浪馳縱而獨斂然於黯如此非有以使之心服不至是然在武帝亦豈不甚可喜哉及取黯始末觀之往往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聞多欲之語則怒變色聞積薪之喻則怒其言益甚諫匽馬則為之默然諫賈人市者坐當死則以

為復妄發諫廟歌則不說諫殺士則信其為愚後既
免官投閑田園起守淮陽竟死於外顧為中郎出入
禁闥補過拾遺而不可得矣則是雖敬而實未嘗用
也得非嚴憚有素而未必真知所敬歟向使以其敬
黯者用黯則賢人得路而天人治矣寧肯甘心公孫
弘張湯之儔乎
六年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
賜黄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

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贓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先得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左氏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書曰四征弗庭綏厥兆民是故制兵以威不軌無非所以衛吾赤子也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謂之四海上世聖王所以柔遠人者豈窮征討利開拓云哉服則懷

之叛則威之使外內有截不為民害則巳耳武帝竭中國之力以逞其好大喜誇之志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郡歲出擊胡動十餘萬驅生靈就鋒鏑瀝膏血事荒遠大農費匱掊取百端後雖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而海內則蕭然矣尺寸之地不知其為幾萬萬民命之市也悲夫

元狩三年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

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輙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為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為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為便辟則不可自言為愚豈不信然乎

趙簡子使聘孔子孔子至河聞簡子殺竇犨鳴犢及舜華乃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犫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丘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君子違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上有殺賢之主則知幾之士有遁而已矣賢者遠遁而無恥之徒競進況觸刑辟以誅戮

者皆赴火之蛾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黯也不明斯義而恐賢才將盡無與共為治嗚呼果賢者乎武帝將不得而有也矧可得而殺也若乃貪夫嗜利萬死不顧其身雖殺之豈有盡乎宜武帝之不患無人而反笑黯為愚也主父偃始從齊來一歲驟用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大横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明年竟以齊事遭族甚矣武帝之忍於殺士而欺人之徒忍於自殺其身也此可以觀矣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絫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絫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

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武帝之虛耗原於文景之恭儉何者省費尚樸身先天下兩君相繼凡四十年粟腐貫朽海內殷富非天雨而鬼輸也武帝嗣服但見財用豐衍而不知其所自來是以胷膽開張耳目盈蕩恣所欲為而不暇計其後譬如膏粱之子狃於貴盛侈費無藝意氣咈然以妄為常難可復斂一有不給遂至刻剥茍求賣田

宅貲簪珥什物以繼其欲而弗悟斯武帝之謂矣周公作無逸首陳稼穡之艱難而七月一詩下至男耕女桑蔬果生殖之候纖悉無所不具正恐成王年少驟處盈盛之運而侈心易生也經曰民為邦本又曰上以厚下安宅武帝虛内而事外危國命而戰遠夷經用大空窘無以繼輪臺之悔可以速下矣乃方甘心酷吏殘虐於上計析秋毫之徒蒐獮於下縱豺虎羔犢之羣而莫恤烏在其為民父母也繼世之少主

其母怵於目前之殷富而自效其侈心哉

六年大農令顔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萬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他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若湯之殺顔異真可謂無辭矣使有可議寧當至腹誹乎益足以驗異之賢而湯之巧詆凶殘無狀也自古小人用事必先設法以鉗人之口腹誹且死況敢有公言卿大夫諂諛取容一律而從湯矣為人君者曷亦謹所信任哉後二年湯竟有罪自殺因歷觀酷吏傳少有得其死者殺人之事習熟於君之耳目即教君以殺已之道也出爾反爾信哉是言

元鼎四年初條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

漢家寬厚之風始於高而成於文而刻薄之禍則兆於景而成於武高帝以寬大長者扶義而西入關之

初定三章之約文帝尚愷弟除肉刑一時將相莫不務為寛厚恥言人過禁罔疏闊錢至刑錯景帝繼之雖減笞法而刻薄之禍則已兆矣何者景帝之刻薄兆於鼂錯之術數也至於武帝遂極慘酷而數十年寛厚之風無復影響宣帝中興踵武相繼刑名繩下守為家法滔滔焰焰降以不返嗚呼一代之風俗有一人焉成之必有一人焉壞之成壞之變雖係乎君德之隆汙而成壞之機則關乎君子小人之用舍吁

甚可懼也愚是以觀趙禹之始末上下世變而為之重歎云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内史兒寛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竒寛

自古賢哲無往而不行其志謂有所扼而不得行者殆非也是故可仕而仕行之於致君澤民者此志也可遁而遁行之於掛冠納履者亦此志也不幸居危邦事亂君義不可去而不得去雖如龍逄比干死於諫諍而此志亦未嘗不行也故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安有居官任責不能盡其職分而但歸咎於時之不可為哉此無他中無定守志在隨人汙濁相挺合

為一律是以剥下媚上貪得患失而不暇顧其非義耳當時吏治慘刻相尚如在湯鼎中兒寛職居三輔一境之民盎然春風和氣乃如此不特終能免禍而上亦且奇之孰謂乖時礙俗而為君子者果不可以行其志也

元封二年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

黄帝古聖人也通變宜民垂衣裳而天下治舟車門

析曰杵弧矢之利所以取象於易者無非生民日用之常豈迂僻幻怪遊方之外者哉孔子定書討論墳典髙辛而上皆在所略非以其怪誕而略之也墳言大道典言常道古聖相傳初無異旨特以上世洪荒垂世立教者未備孔子將取之以示百王之標準萬世不刊之鵠的故斷自唐虞以還下訖於周耳周禮周公之大訓也儻涉怪誕則三皇五帝之書曷為而掌之外史乎戰國縱横異端蝟起凡託黄帝以名書

者如道如名如陰陽如小說如醫卜神仙之類不一而足至若封禪登天恍蕩不根之論漢之方士往往率類聚而歸焉是何誣黃帝之甚也使古聖而行封禪則二帝三王行之矣血祭五嶽聖經具在不聞封禪之名況又有所謂乾封者乎君能以旱為憂此正恐懼修省之端羣臣所宜盡忠儆告使之改過進德以弭天變公孫卿何人而敢為誣妄如許欺君欺天以欺天下而帝亦安受其詐言之不怍吁抑愚矣哉

三年定朝鮮為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倣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

餘條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陸文安公亦云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是故有是心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事是君而謂其君不能者賊君者也治是民而謂其民不能者賊民者也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昭然灼然不可誣也夫安有中國夷狄之異哉在為人上者所以教化之何如耳朝鮮遠在海外一被箕子之澤而習俗醇美如此況生長二帝三王衣冠禮樂之地而有不可化者哉雖然國風所刺去周先王未遠也而敗俗亂倫言之可為羞赧武帝去箕子且千年而餘風遺韻如出一日豈中國之民反不如夷狄而諸大聖人之教曾一箕子之不若乎無他海島而居質實樸野

一國之内自為風俗耳目無所慘心志無所蕩而醇氣美質無所凋喪是以一習其教世守而不變非有意於守也安於日用之常而自不變也中國乃不然教化一衰情偽相鑿姦聲亂色浮靡百端凡接於目而感於耳者無非害心蕩志之具益熾益烈如火焰益流益下如水滔滔先王之教所以易壞而中國之俗反不若遠夷之美且久者抑其勢之所必致歟且愚於是而有感矣心無有不良性無有不善固也

然而進德甚難趨惡甚易猶之詩書禮義之族耳目日熟乎賢人君子之事非不美矣不幸而有小人焉倡之往往決壞隄防順流東注而不可遏夫以千載箕子之國而敗於一日遼東之小吏不知一壞而有能復返之者否乎如箕子闕能復可久乎愚是以於俗稍益薄之語痛傷風敗教之端而為之重歎也

五年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

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武帝取士而以跅弛為的抑何異也夫人主之好惡風俗之樞機上以跅弛求之下亦跅弛而奔之相延成風聲生氣化如是而望士習之美為邦家之光寧有是理也哉舜大聖人首舉元凱生乎百世之下而坐想宣慈惠和明允篤誠之美猶藹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如參苓耆朮之可以養生如

麒麟鳳凰之出為世瑞也周公告成王一則曰其惟吉士二則曰其惟克用常人而詩人亦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稱之然則太和之在唐虞成周亦惟聖明在上而所用者固太和之人耳雖然其教之也有道其養之也有素故其用之也隨所取而皆君子後世不養不教不惟德行之是選而徒跅弛以快非常之用平居無事狂縱叫呼任俠妄行不可檢束一旦有釁則從㚇而出聚為羣盜謀僭亂奸典憲

殺身赤族而不顧者皆此趼弛之謂矣用舍之際曷
亦謹其的哉

兩漢筆記卷四

兩漢筆記卷五

宋 錢時 撰

武帝

太初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壊廢宜改正朔上詔兒寛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為宜用夏正夏五月内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為歲首

夏正寅商正丑周正子而孔子獨言行夏之時何也

蓋建子之月一陽潛動於黄鍾之管至于三陽天地交泰而發生之功於是著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則寅月孟春為歲首得時之正的的乎其不可易矣此孔子答為邦之問所以首欲正之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説者謂周之正月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則曰夏正愚謂二者皆夏正也豈不見秦紀以十月為歲首及是書以正月為歲首之文乎例而推之則建子者特以十一月為歲首建丑者特

以十二月為歲首而四時之序十二月之建未始變也故自秦止太初以前建亥每歲首必曰某年冬十月而春正月則相次于後夫如是則正月之吉豈可以為建子若建子則十一月正隆寒而謂之始和固不可也然觀春秋傳則又不同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直以建子為春正月而亥月為季冬時與月皆變矣然則凌人所謂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春始治鑒夏頒氷秋刷者豈卯月寒方退而遽

頒午月以後方盛暑而遂不用乎不然必用一代之
正朔而周公六典孔子春秋何乃不同如此得非六典
作時雖以子月為歲首而夏正固未嘗廢其後悉廢
夏正而時與月皆變故孔子傷之遂欲行夏之時歟
說者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殆不然也
二年以太僕公孫賀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
然數被譴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

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漢殺大臣其禍萌於鄧侯之械繫而成於晁錯周亞夫之死至于武帝則視之猶常事矣公孫賀涕泣不肯受而征和二年父子竟死獄中逆知其必然若符契之合者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高宗相傳說命之曰朝夕納誨安有此禍也哉皆由漢承秦弊不知天官冢宰之為重而居是任者亦不知天官冢宰之為何官耳且在坐為起在輿為下有病親問不幸而死

親弔論道經邦爲師爲保此非可以吏事苛責之者也武帝求可爲將相之材乃欲得跅弛之士而御之取其跅弛則不以良弼望之明矣而體貌大臣之道又豈可以御言也御之術殺之階歟

四年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正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閼氏歸漢虞常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勝許之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使衛

律治其事常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尹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温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蘇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衛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

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

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其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别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不可奪之志即天德之剛即易之大壯即曾子之大勇所以獨立不懼者此也所以中立不易者此也人同此心所以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此也人同

此心同有此志杲杲明白本未始不剛健一囿於外物即奪之矣嗚呼死所我惡也而所惡有甚於死貴富我所欲也而所欲有甚於富貴彼其臨之以白刃而不撓誘之以美利而不動間處海濵無人之地獨抱孤忠凜凜不屈者幾二十年果何所見而自若如是哉從古以來有一旦身處危難不顧分義幸生茍免為萬世名教之罪人者於蘇中郎可以觀矣

三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

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甚矣人主之心不可有所溺也文成五利相繼伏誅亦可以省矣而公孫卿之詐愈甚後雖厭怠而猶庶幾其萬有一焉者無他心有所溺耳自今觀之妖妄之言動以萬計如狎弄嬰孩於掌股之上可怪可笑而帝不虞其詐也舜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

言勿聽一聽無稽即所執者揺矣益曰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疑於去邪即此心之清明者惑矣後世異端邪説萬徑千蹊何限爲人主者盍以聖言爲的而反求其本心哉

太始三年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

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寛之江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小人進身用事未嘗不託忠直以行其狡險人主弗察而輕授之權則鮮有不為大姦劇惡以亂天下江充盧杞之徒是也充為趙王客而詰關告趙太子陰

事則其人可知矣一旦驟用舉劾不避權貴此如市井惡少得所依憑即逞其暴豪肆其淩轢而無所顧忌謂之忠直固不可也觀其奏白太子家使與劾不下司馬門無以異然而君子之論若黑白之不侔者釋之之志在守法奉公而充之之志在立威取寵耳日胎月醖卒至以巫蠱殺皇后太子而帝不悟推原禍賊與前日之讒趙太子同一機也吁戒之哉

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宫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疑

其異人收之男子捐劒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天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本在一心心無所蔽則清明澄照百志惟熙矣一有所奪則顛迷眩瞀百怪並出矣志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況武帝惑於方士妖巫之言浮海而求築宮而候搖搖神馭若將且至則其精神慌惚志氣飛揚蓬萊方壺固無時而不望

也如醉如夢以妄為真建章宮中豈果有所見哉心迷而眼亂耳巫蠱之禍於是遂興殺人無數妻子不保由武帝之失其主宰故也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欽則不安不安則外邪客氣用事古聖垂訓所以為萬世帝王傳心之要法云

二年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輙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上

怒所殺後宫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若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上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云

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此先王之教也蓋視之如稂莠蟊賊惟恐為嘉禾之害安有作君作師作民父母而顧崇奬之為風俗倡哉上有好者則下必有甚焉者

矣羣聚於京師亂宮禁禍骨肉無足怪也姑以妖巫言之今之俚俗所在而有第一愚夫愚婦假託鬼神操死生禍福之説以相蕩惑雖至鄙陋天地間萬萬必無之理而黔首之徒往往多懼而易搖相與彌縫附會以神其怪誕市井駔黠平時狙詐百端不肯負人以智數亦且甘心聽命輸財致禱而不敢吝焉獨不知其何以然也吁抑愚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內不愧心外不愧人天地鬼神臨之在上固非一妖巫

所能妄加禍福於我也禍淫降殃無所逃罪區區淫昏之祀又豈能回天而易命也哉且夫端方有道之士莅官臨民不可干以私則其不肯黷貨以撓法也明矣況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載俎束帑惟巫之從而遂能使死者生禍者福是死生禍福之權假妖巫以行其私而天命可以貨取矣尚得謂之神乎又可謂之天命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此聖人之言也此惠迪而吉之旨也此作

善而降祥之旨也外是無他道也而何有於妖巫也
嗚呼豺獺有祭農圃不忘其先夫所貴於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者履霜露之變悽愴怵惕發於人子之情
自然不可誣也黔首之徒何足多罪公卿大夫之家
詩書禮義之族不謹先祠而黷淫祀不修禮典而聽
妖巫不信君子之言而惑於村氓賤隷之說是可歎也
必也為父則慈為子則孝為兄則友為弟則悌為士
則志學為農則力田為工商則各安其分尊卑上下

有辨冠昏喪祭以禮異端邪說抑絶其萌左道怪民不使為幻庶乎其可也武帝已矣可以監矣有王者作此化民成俗之先務云

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

侯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歎向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武帝即位至是五十有二年矣顛冥狂眩過失萬端蓋無日而不履禍敗之途無事而不蹈覆亡之轍方其安於所習而未悟也肯自謂狂悖乎肯自謂愚惑乎肯自謂受欺妖妄自謂傷害百姓愁苦天下乎追悔昔非一朝感動如久處幽牆而見天日如乍脫荆棘而行康莊何其幸也此雖多歷年所老成定慮然

其端的正由太子之死於巫蠱貳師之敗於匈奴摧折頓挫困心衡慮而後得之耳使武帝移後日之悔為初政之端則五十二年禍亂之天下皆治平之世矣豈不美哉雖然斥仙人之盡為妖妄知節食服藥之差可少病固也以愚觀之武帝雖有此悔終未知所歸宿之地也周公謂荒寧罔壽孔子亦云仁者壽仁者心無所累血氣和平不為事物凋耗不為嗜欲戕賊一荒寧惟酖樂之從凡逐逐於外者無非自伐

之具矣聖人所以養生所以進德所以祈天求命其要旨的的在是穆王馳八駿求神仙幾喪天下及其悔也則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用力處固不在節食服藥冀無病而已也所以齒百篇之義爲三代之王歟

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徒者詣

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
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
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
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
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霸所弗為也
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
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闕

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武帝悔過方新其言哀矜惻怛藹然有三代仁民愛物之意的的真實聞之使人感動無他發於本心故也心一而已前日此心也今日亦此心也一差之謬

如彼一悔之美如此為人君者可不兢兢業業夙謹此心之用哉

後元元年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豫久之欲以太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禄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黄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光頓首

讓曰臣不如金日磾金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
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
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
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三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
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宫
武帝好大喜誇多欲之主也一時人材紛然蝟集凡
有以中其欲者皆得而從臾之是故趙綰王臧之言
一投則議明堂吾丘壽王之言一投則起上林唐蒙

之言一投則通夜郎司馬相如之言一投則通邛莋張騫之言一投則通西域莊助之言一投則徙東甌王恢之言一投則誘孼匈奴李少君之言一投則信祠竈少翁之言一投則欲致天神欒大之言一投則冀安期羨門之可見公孫卿之言一投則冀若封禪之可以登天以至張湯之徒之峻刑法桑弘羊之徒之言利事江充之徒之治巫蠱皆隨其所投而輙為之動東飄西泊泛泛然如風萍之在江湖略無主宰

良可憫笑及其晚年輔少主受顧命則有以得霍光於平時身後之謀先事而定所見卓然斷不他屬雖田千秋一言寤主數月而取宰相封侯亦且不得而與於此見帝天姿本高從前浮念至是掃滅而真見特達乃如此漢祚之所以未艾歟惜乎上官桀未幾從逆有誤委寄知人自古所難又足以為世戒也

右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崩年七十一

昭帝

始元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内之宫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夏六月皇后

見髙廟

昭帝是年十二後六年始加元服未冠而娶固無是禮且安有上官氏甫六歲即立爲后成婦道見髙廟乎甚矣公卿大臣之不可以不學也但知貪寵榮固權位而事之可否理之是非一切不問冒然爲之而不知恥霍光於是不得而逃其罪矣安嘗語光雖曰尚幼然卒使由徑而入可乎夫婦人倫之始朝廷風化之原身受顧命行伊周事娚女方脫襁褓由徑入

宮立之為后而不能救事孰有大於此者乎使光開陳大義及時止絶則安父子未至尊盛亦必不至於爭權謀逆矣人皆咎光内女宣帝以成他日之禍愚謂禍端蓋自甥女始甥女之為后與殺許后而竒貴其女同一機也漢世大臣如光者蓋寡輔昭帝初政而繆戾如許不學無識良可嗟夫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

疏受賞賜無在位者
不學則易驕有權則易横况外戚乎文帝為一竇擇
師傅賓客與此厚其賞賜而不使在位皆可以為法
矣霍光處此良是然而畀女為后竟成亂階他日内
女孝宣大稔身後之禍何也豈靈於人而不靈於巳
耶由是觀之不假趙氏之權者非有國家深遠之慮
其殆桀安輩恐毋后之族權寵相扼忌嫉而抑遠之
耳

有男子乘黄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輙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義者繇是

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成方遂昭紀作張延年

聖人作經以埀世詔後非空言也所以明大義示萬世人道之標準也自昔聖賢從容一堂之上斷大事決大疑定大難如辨白黑如數一二瞭然而不惑者

無他明於義而已義者人心之公天則之不可渝者非外襲而取之也人惟汨於利欲亂其清明中無權衡外物用事是非顛倒首尾衡決趨利乘便奪攘矯虔以至三綱淪九法斁人道泯泯與夷狄禽獸無異者大義不明故也是故不可以不學焉學以聖經為的學聖經以明義為的世固有號通經術而不適於用無補於治亂興亡之變者是腐儒也實未嘗知義也雖學猶不學也春秋之時雖極禍亂而當時士大

夫去先王未遠學有源流尚多知義至于戰國影響不存每見漢興以來君臣之間未免以術數相牢籠以權謀相雄長以險詐相屠戮其於經世之用可知矣苟有以便其私遂其欲雖岑婁少季之事亦且安行而不恥烏知所謂義也哉成方遂之詐一時無能決者故因雋不疑而有是語嗚呼公卿大臣之不可以不通經明誼久矣昭帝霍光抑何知之晚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教化之要皆對顧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之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起焉

甚矣利端之不可輕啓也其端一啓後來者守為定法以害民蠹國為常事其禍可勝言哉桑弘羊一賈豎耳天子作民父母而用賈人斗筲之智以爭利竭赤子之膏血以事荒遠譬猶伐貞氣助狂陽實此曹

從臾之武帝末年有志富民而田千秋趙過用選受顧命而得霍光金日磾平生謬妄灑然一洗桑弘羊巨蠹也大盜也可去不去而顧以御史大夫輔少主竟使賢良文學之議排抑而不得伸因觀霍光號知時務未幾而罷榷酤則賢良文學固有以切中其心矣向微弘羊鹽鐵均輸豈不能悉罷乎小人之根不除雖有讜議空言無補機會一失流毒滔滔武帝實遺其禍也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為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争

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趩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

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治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

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昭帝甫十四而能明燕書之詐昔人謂成王有懋德固矣雖然昭帝止於昭帝而成王進德遂至學有緝熙于光明之盛愚於此則深見天姿雖美不足恃而學問之功為大也昭帝享國則固日淺而成王復辟之年亦方弱冠耳洛誥答周公之語非大進所學有見於道能為是言乎因觀三代而下英君誼辟非無

剛明特達之才而不能躋之二帝三王之盛者皆由不學之故非不學也不以二帝三王之所學者為學也非不學二帝三王之所學者也無二帝三王之佐也由是言之成王雖疑周公而周公不負成王昭帝雖不疑霍光而霍光則有負於昭帝多矣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迎昌邑王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既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

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歸賀

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髠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諭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
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龔遂王
吉可謂忠貞之臣矣痛言苦口悲傷懇惻真膏肓起
死之藥奈何王之不聽也昌邑羣臣坐亡輔道之誼
誅殺者二百餘人而遂吉竟以忠諫免事至於此豈
其本心之所願也然為人臣而逢君於昏以苟目前
之寵者果何利哉雖然太甲既立而後不明非伊尹
之過也昌邑素行如此而霍光迎立之亦不審也已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崩年二十一

兩漢筆記卷五

兩漢筆記卷六

宋　錢時　撰

宣帝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旨白立許倢伃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

昌成君

人主之趨向羣下所由以響應也孝宣詔求故劒而大臣巳黙喻其旨向使一念之差則逆探上意而迎合之者皆羣邪從臾之路矣可不謹歟

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

夫驃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巳斂容禮下之巳甚

大臣受先君之託凡所以定變故安宗社皆其職之所當為非過分也湯崩太甲立於伊尹之手不明而放之思庸而復之既復辟而去之尹固未嘗以為巳功而太甲亦豈以為巳私恩哉廢賀立宣正自霍光分內事耳光不以寵利居成功必不使其君有芒刺之憚宣帝有天下而不與必不至有禮下巳甚之過

君臣皆失其分非保終吉之道也小畜者臣畜君之卦上九爻曰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望而猶征雖君子亦凶況霍光乎況無德以載而黨親根據於朝廷乎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黄霸獨用寛和為名上在民閒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

平
民間所聞天下之公論也宣帝知百姓若吏急而用
黄霸是矣持是以往無所變亂則孝文之遺風可復
而孝武之虐焰當為之一洗奈何卒用文法吏而以
刑繩下乎甚矣習氣之易移而流於不美者之勢順
也大凡初心無有不善後世人主有得於民間之公
論行之以果斷持之以悠久毋轉移於氣習變亂其
初心哉

地節二年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

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選請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宣帝親政而以太守吏民之本可謂知所務矣夫太守數易豈止下不安而已乎是故欲致治非久任不可欲久任非擇賢不可數遷數易如寄傳舍政何由成化何由洽也至有治理效則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此意尤善伯禹后稷以至康叔蘇忿生之徒皆由諸侯而入為公卿此古制也宣帝致中興之治其有以哉惜乎所謂良吏止漢世人物而治亦止於漢耳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霍顯聞立太子恚怒不食嘔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輙先嘗之后挾毒不得

行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甚矣霍顯之隂謀禍賊一至於此也既殺許后而立其女又教其女殺太子為外孫他日之地覆宗絶祠豈足怪哉觀光初聞許后之死大驚欲自舉發而不忍使於此時竟發其事去一悍妻而全一族斷閨門之私情而全忠臣之大義豈不甚偉一時之不忍而不知有大忍者在其後雖竭節於國而不能正其家有葢世之功而不能免

赤族之禍可為萬世戒矣

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監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立太子而植黨於外氏此貴戚擅權之根也疏廣斯言為慮遠矣不擇師傅以教之以養成其德性而徒私外氏以權以助成其偏黨比周之勢此豈天下之福哉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

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勲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婿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婿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

祿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郡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而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之子弟代之

班史謂霍光不學無識闇於大理夫以大將軍之尊身任天下之重而宗族親戚分據勢要執兵柄環朝廷之上非識闇肯為是哉然嘗考之光之為此蓋基於上官桀之變但知徧置親族植黨與以自固而不悟國之名器非我一家之私物也宣帝黜削其權大

明公道選天下忠賢而用之夫誰曰不可奈何奪之霍氏而復易以所親信許史之子弟乎然則與光之見何以異觀霍禹有謂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而凶人之謀乃緣此生此雖權寵醞釀之極必至於是而亦宣帝舉措之不正大有以速禍可為世戒也

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

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禄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

宣帝傷法巧文深而更置廷平齋居決事其意美矣然刑名繩下終日心於文法吏何也蓋帝天姿大抵

刻薄雜霸之習勝而效尤於武帝者多故也舜有好生之德文王視民如傷表立影從風行草偃天下雖有苛刻之吏將安所用乎又豈待一一齋居決事而後始平乎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當時稱頌與張釋之相亞而無救趙蓋韓楊之徒之死其為寃者大矣雖多廷平之員何益也

四年勃海太守龔遂入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

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

盜賊諸吏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

愚於此益驗人心之本良人性之本善雖甚頑冥狂

悖至於一旦感動未有不可轉移者上之人失所以
為民父母之道寒餓弗恤反激之而生變終陷惡逆
自新無路豈不甚可痛哉觀遂赤子弄兵之言便使
人惻然動哀矜之念一入郡界凡前日之不可禽制
者莫不投兵而歸隴畝此固有感於其本心者矣然
君臨天下之上其毋遽以盜賊視吾赤子思風動教
化之有道生其愧恥起其畏慕而發其本心之良乎
元康元年魏相敕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

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魯君自謂生於深宫之中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况貴為天子乎是故不知憂懼者荒寧之端也荒寧者敗亡之路也孝宣起自民間宜知所儆然境界習熟則久而易忘魏相居相位而每以逆賊風雨災變奏白知所務矣或者疑君少主乍居天位四方首以祥瑞進而壅之絶是開諂諛之門使賊其君者也可不戒

哉

三年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別藏張氏無名錢以有萬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古人所以戒盛滿也使霍氏而知此義安有夷族之禍乎官賞人主之大權非臣下所得私者舉賢達能不容私謝有功即遷不受私謁大臣之體當如是矣

神爵元年上頗修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

諫大夫蜀郡王襃使持節而求之初上聞襃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略曰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唫蜉蝤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京

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

武帝一生惑於方士之言至晚節而後始悔此可為監矣而宣帝復有是好何哉大抵初年是非未嘗不明好惡未嘗不審以宣帝之英爽視武帝前日事昭昭乎辨何啻白黑然至於此且蹈其覆轍而不悟甚矣邪說之易惑而初清明者之難守也雖然人主不

能無過患不聞過不患不聞過患不改過武帝受欺方士莫有忠告者豈任意輕殺故遂不敢諫歟宣帝一有所溺而王褒張敞不旋踵諫之帝亦不旋踵而改之此其所以猶幸甚也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宫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

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
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
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惟陛下
裁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
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
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
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
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

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彫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後世積習之弊習熟於耳目之常非有剛明特達之

見卓然絶出乎流俗之表未易頓革也孟子談王道於戰國時君咸謂迂闊於事用兵爭疆務先權謀其謂之迂闊也固宜王吉之言雖非孟子比然觀其所陳往往皆切中當時之病關係風俗者不細而宣帝亦且以迂闊目之矣蹈常襲故安於卑陋如之何其可革也哉雖然滕文公始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斯言一入於心終不忘三年之喪井地之問自續續有所不容已何者先有以感動其本心故也

吉也責公卿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不能建萬世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豈不甚美而其說止於述舊禮革弊事而未見所謂轉移人主之心術者是故雖有英特不世出之君終莫能脫去凡近而進之高明廣大之地良有以歟

二年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

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八議之條深見先王忠厚之意漢世人臣有平日之大功而不能贖一時之小過此最刻薄前後死者相望可為歎息多矣愚觀趙充國老成定慮區畫西羌抗論再三無言不讎顧何負於漢哉至若奏辛湯之之使酒不特不負漢亦且何負於武賢也有弟不能

教而充國忠言之此正有識之士所宜端拜引咎佩服為家庭之訓況醉酗致畔若合符契而反敢以為恨乎恨人之言其弟而遂殺人之子武賢不足道也而宣帝忍為之亦薄甚矣哉

三年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

士以禮待之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宫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髙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縶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每見世俗謂頑民不可化古禮不可行未嘗不為之切歎嗟夫何其誣民之甚也大宗伯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此正古聖維持風俗之大法故曰人

而無禮則近於禽獸又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此辭讓之心即本心本中本正本無偏倚情僞一鑿變詐百端始支始離始昏始亂始失其為中焉古聖於是因人性所固有而為之節文而名之曰禮禮非外物也仲虺曰以禮制心制者不踰之謂不踰其則即禮也孔子曰復禮為仁復者能反之謂能反其本即禮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大敗賊恩害義壞禮亂倫往往逐人情之末流而為之窟宅滔滔汩汩惟欲是從

安於卑陋淪於汙穢焉知禮為何事也哉昏禮論財務相求責而夫婦用夷虜之道矣日以七數聽命浮屠而死喪用夷狄之教矣濡雨露而莫之感睨狐狸蠅蚋而莫之恤自肥其口自膏其腹窮年卒歲無一念之及其親回視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者反若怪物然祭獸祭魚豺獺之不若矣雖然非民之罪也風俗雖壞而本心未嘗壞民雖非先王之民而心固先王之民之心也使天下之為郡者皆韓延壽誰謂古

禮果不可行乎骨肉有訟閉閤思過而昆弟自悔終身不復敢爭誰謂愚民果不可化乎宣帝不安於雜霸舉斯人者而用之為風俗倡則天下皆潁州也夫誰曰不可而延壽則刑戮死矣惜哉

四年春二月以鳳凰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冬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

是何宣帝鳳凰之多也以愚觀之如蓋如韓真當世

之鳳凰矣前年殺寛饒後年殺延壽其為不祥莫甚於此而但紀一禽以為瑞則愚不知其說也孔子生於周末而發鳳鳥不至之歎為世道歎也哀公西狩獲麟而子歌之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於是春秋絶筆焉嗚呼謂宣帝何哉

十一月嚴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

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殆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雋不疑嚴延年之母皆賢母也然不疑教之於平時故雖嚴而不殘延年責之於已日故無能救其禍敗二母殆不能不優劣於此或曰觀嚴母有此明訓平時必非不教者特不率教耳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延年所以憂母心者如是雖百其母死何足道哉

五鳳元年秋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奥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犂當
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
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
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
竒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
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犂單于
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
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犂單于車犂單于

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兵西南留闟敦地漢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

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
盛也上從其議
武帝一受聶壹之詐誘擊匈奴自後兵聯禍結無歲
不尋干戈海內蕭然戶口減半雖窮寇遠遁幕南無
王庭而終不得其要領何者服之以力而無以服其
心故也使當時有望之者首明大義窒其禍端亦何
至毒天下如是哉甚矣在廷之臣不可以無學識也
雖曰夷狄顛倒綱常至於感之則懷激之則怒同此

心耳安有堂堂中國為天地萬物之主一旦乘其內亂導人於險而可為乎論者見宣帝不煩征討而匈奴來朝為以武帝殺伐之効不知望之此議所以服其心者固多也

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先王之時補助有法賙恤有政賒貸有時以至斂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此正上下通融君民一體之義桑弘羊以市井之智行均輸之術堂堂天子之尊下爭商賈之利真所謂民賊也安得耿壽昌者而與之論常平之意哉斯名一立萬世流波至我本朝又特專使領之為惠愈大或者居常平之任而使斯民負不平之歎則將何所逃罪於壽昌矣

甘露元年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

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王霸之辨孟子論之詳矣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答齊王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答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子為我願之乎夫所貴於王者純德孔明躬行乎仁義者也

發於事業施於政教雖不幸處人道之變爲弔民伐罪之舉無往而非仁義之功用也明王不作法斁綱淪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至於春秋天下大亂於是桓文之徒挾天子以令諸侯而雄於其間焉然王室猶藉以維持世道猶賴以扶植討逆誅叛猶知依倣仁義而行也孟子一言以蔽之曰假可為萬世不易之至論矣何則王者安行其所自有其發育猶元氣也霸者非其所有而假借之翦綵成花之類也子路子

貢疑管仲之非仁而孔子稱其功非謂其功如是而
可也譬之饑羸而投之以糠粃猶愈於溝中之瘠云
耳復申之曰如其仁如其仁謂之如其仁則非真有
得於仁明矣故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終不免於
器之小功烈之卑假之者固如是也然則王之與霸
斬斬乎辨豈可襍取而雜用乎孝宣自謂本以霸王
道雜之非惟不知王實亦不知所謂霸也真知所謂
霸即知以妾為妻之非義矣肯使後宫政君娛侍太

予乎知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矣肯使寛饒延壽之徒以微罪死乎以愚觀之漢家制度非王非霸殆戰國之遺風嬴秦之故習未除耳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古聖相傳初無他學自十五以至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也自格物以至治國平天下者此也不志乎此不足以為儒是故明此以南面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君明此以北面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為臣非有異道也且伊尹耕於莘野而與湯一

德傳說起於版築而指高宗㑹修罔覺之妙其所用力者果安在哉顏子陋巷窮民而有為邦之問孟子亦以禹稷同道稱之曷為而同道也太子雖病於弱而知好儒知用文法吏之為非此其識見正自不茍宣帝因其所好求大儒而師傅之使之坐進此道不滯於章句文義之間漢氏家風尚可丕變貴王賤霸遺音未遠安得而反亂我家也斷斷乎以德教不可純用例以俗儒好是古非今用之而太子之所工者乃

獨在乎管絃之末此如俚俗甘心卑陋牢執堅持頑不可破安知詩書禮義之為何事不特自誤其身併與其子而誤之雖有一日之雅趣亦且扼而不得遂矣豈不甚可歎哉

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覊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呼韓邪單于來朝此雖匈奴衰弱之効然亦宣帝有

以信服之乃可致耳向使五單于爭立而用議者因亂舉兵之謀可得而致乎愚是以深取蕭望之宰災之說也夫來朝而待以客禮要亦未為非是荀悦乃謂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待以不臣加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此殆失考矣禹貢要荒蓋在九州之内雖五服之制凡二千五百里而其實界則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四方各隨地遠近而為之限耳何以言之東

河西河相距千里南河恒山相距千里是甸服也自南河至江千里自江至衡山千里荆州南至衡山正合二千五百里之數若東河至東海千里西河至流沙千里僅有侯綏之地必欲於要荒為限則此二服當在東海之中流沙之外矣固無是理而冀之北至恒山已薄異域雖侯服亦且不備例限之以五服可乎是所為五服者特以南方一境之最遠者定為之制綏服之外五百里與夷雜居為之要約覊縻之而已故曰要

服要服之外五百里則與蠻雜居如今猺人湖廣諸
郡往往有之正居荊州之境古號荊蠻春秋責楚包
茅不入即包匭菁茅之舊在荒服之内故也未聞九州
之外聲教所不及而以供貢之事責之者武王伐商
復居豐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故亦以荒
服名之至于穆王已不至矣況自漢興匈奴彊盛與
之世為婚姻之國此豈荒服之比哉今而來朝禮以
接之恩信以結之德義以懐之使之不為中國患則

已耳其叛其服置之度外可也必若屈之王公之下責之王貢之修重之以辭讓申之以號令其不至於激天下之變者幾矣愚恐後世不明荒服之義而信荀氏之說故極言之

黄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内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寛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寛大

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止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見亂

成湯克寬克仁乾文言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夫仁人心也人之本心虛明無體範圍無外本末始不寬本

未始不大也已私一立物我蔽虧蕞爾其形圎於蝸角始失其為寛大耳宣帝平日用法文吏以刑繩下固惼迫刻深之主也使其晚年真有悔過之意内省諸已格其非心天德昭融含覆一視反刑名為忠厚變慘酷為慈祥公卿大夫以德而選政教號令以德而行天下之民翕然向化如風偃草如置郵傳命矣安有平日所用者刻深之法所喜者刻深之人一旦於務行寛大之言督責臣下而求移風易俗追配三

王寧有是理乎反覆詔旨雖名寬大而曰止計簿具文曰欺謾避課曰三公不以爲意曰御史按察非實是乃宣帝之所以不寛大者也可厚誣哉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崩年四十三

兩漢筆記卷六